

不一而足。再如朋友，古云：同門為朋，同志為友。同門同氣，同志同氣，這實是再典型不過的同氣相求！相求要在有應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，江湖中的同氣相求若是合乎道義，往往膾炙人口，流傳千古。

如上所述，同氣相求，要在有求必應！這是黃帝內針取穴定位的不二原則。取穴能否效如桴鼓？能否立竿見影？全在同氣相求上！在黃帝內針體系，同氣相求又叫求同氣。同氣求準了，自然是有求必應。同氣求不準，往往石沉大海，杳無音訊。所以，就整個黃帝內針而言，在法理上，我們明瞭同氣相求是為了有應；在技法上，求同氣就要精益求精。所謂求同氣，就是求病證的同氣，病證在哪裏？在三才的哪一部？隸屬於哪一經？這個能夠確定後，那麼治也就確定了。治就是取同氣，病證在哪一部，治所取的穴就在哪一部，病證在哪一經，治所取的穴就在哪一經。因此，辨證實際上是明氣，施治實際上是求同，若我們能將這各各不一的「同氣」融會貫通，進而處處在在都能找到同氣，信手拈來，便就有求必應了。

二、一陰一陽之謂道

本章的開首，我談到了黃帝內針的法理不離陰陽，但上一章卻沒有直接從陰陽而從三才來切入，實在而言，中醫、中國文化可談的部分，可以討論的東西，離開了陰陽便沒有

別的了。所以，今後我們不論談什麼，始終是離不了陰陽的。

就如我們剛剛用到的「東西」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或者說這個詞是口語化的代表。它幾乎包羅萬象，可以指代任何事物。比方人這個東西，中醫這個東西，西醫這個東西，天地這個東西，萬物這個東西，針刺這個東西，咖啡這個東西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可以言說出來的，我們幾乎都可以用這個「東西」！東西為何如此神通廣大，無所不包呢？因為東西不過陰陽而已。東陽西陰，所以，東西這個詞實際上是陰陽口語化的代言詞。連這一點我們如果也清楚了，那麼，也就知道上面所說的並非虛語。

1. 道可道

孔子在《繫辭傳》中，說了一段很深切的話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」這段話是耐人尋味的，展開來看，確實當得起「廣大悉備」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與陰陽相關。醫以道言，針也以道言，謂之醫道、針道，甚至各行各業都言道，這都是與陰陽脫不了關係。

但是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有可言說、可討論的範疇，又有超越言說、不可言說的範疇。如果我們將可言說、可討論的部分定義為道所展現的作用，那麼，不可言說、不便討論的就是道的本身。若從這一角度看，陰陽即是道作用的總括，而這一作用無時不由道中展現，悟了的無非是知道了作

用的來源，沒悟的卻只能始終在作用中打轉。中國文化之奧妙無窮，中國文化之頭頭是道，恐怕亦就是在這個地方。

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之開首，黃帝即云：「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治病必求於本。」從黃帝列出的這一個陰陽清單，我們似乎看不出還會遺漏什麼。天地之道、萬物之綱紀，在宏觀上包攬無餘。而變化之父母、生殺之本始，則在微觀上兜了底。一切的變化，好的變化，壞的變化，健康的變化，疾病的變化，都是陰陽所生。生殺其實也是變化，是比較粗大的變化。既然變化都由陰陽所生，那麼，改變陰陽、調整陰陽，當然就會影響變化。所謂治病必求於本，一般的理解就是治病必須求到陰陽的層面，求到了這個層面，才叫治本。沒有求到這個層面，自然就不是治本。

治本也就是說，無論從宏觀或是微細，我們都找到了它的本始，找到了它變化之由來。所以，中醫治療的層面實際上就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。為什麼用藥的，我們強調理、法、方、藥？用針的，我們強調理、法、方、針？因為在方藥或者方針的層面，我們很容易流於經驗，這個方子治頭痛很好，那個穴位治牙疼很棒。治病不能沒有經驗，但如果治病流於純粹的經驗時，經驗就很容易被濫用。其結果變成這幾個頭痛、這幾個牙疼，用這個方子好了，扎這個穴位有效，而另幾個完全沒有作用。所以，治病必須捋到法理上，到法理上，也就靠近陰陽了。回顧中醫的歷史，漢以後

才有流派形成，但是，流傳得最廣的，還是非傷寒莫屬。為什麼呢？我想根本的原因是，六經辨證在天然上它就靠近陰陽。本來針道其實也有這個優勢的，因為穴位都立在經絡上，經絡都立在陰陽上。可是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穴位的主治功用上，忘記了經，忘記了陰陽。我想這亦是針道所以衰微的內在緣由。

當然，這裏我們還需關注一個細節，「治病必求於本」這一句，它放在了「神明之府也」的後面，而由此句可以看到一個清楚的介面：陰陽與神明的關係。儘管陰陽可以作為天地之道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但是到了神明這裏，它僅僅只是一個「府」而已。府也就是神明的居住之處，這個府很好，神明願意住，便有了形與神俱的基本條件，便有了健康，便可以盡終天年。但，如何去評價這個府的條件？如何神明才住得安然？是二居室還是三居室？還是必須豪宅別墅？這恐怕不一定是府能夠回答、陰陽能夠回答，而要問問當事人。這就牽涉到中國文化的生命觀，關係到形而上形而下，因此，醫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，治本也就不單單限於陰陽了。

2. 陰陽究竟說了什麼

陰陽包羅天地萬物，涵括變化生殺，但，它究竟說了些什麼呢？翻開《內經》，除了上述之外，我們還可以看到，男女是陰陽，氣血是陰陽，左右是陰陽之道路，水火是陰陽之

徵兆，還有前後、上下、內外也都不離陰陽。因此，概括起來，陰陽恰恰講的是不同，是異。或者說，最基本層面的不同，最基本層面的異，就構成了陰陽的要素。如果用另一個學術一點的語言來描述這個基本的差異，那就是相對或對立。顯然，世界，乃至任何一個事物，包括生命，都是因差異，因相對而呈現的。

以我們自身及我們身邊的日用為例，哪一個人，哪一件事物，離開了陰陽？沒有男女（父母）不能生人，沒有雌雄不能成物，沒有內外不能成器，沒有前後不成距離。我們走路需要腳的起落；生命的維繫，需要呼與吸，以保持氣息；需要食入食物及拉出大小便，以保證營養；需要作與息、動與靜，以保持生命的節奏合乎自然。再說一件物品，大小是它的陰陽，大小變了，物品就變了。長短是它的陰陽，長短變了，物品也變了。擺設位置的高下、左右都是陰陽，這些變化了，物品的意義也會跟着變化。而諸多變化的累積，便構成生殺。細細回味，任何一個變化都沒有離開陰陽，如果能夠把握陰陽，也就能夠把握變化，進而把握生殺。如果我們能夠把握男女，把握氣血，把握動靜、出入、升降，那為什麼不能把握生命的變化呢？促使生命的變化朝向人類的理想，我認為這就是醫者的責任和使命。

所以，陰陽的問題我們需要先把它平實化，不要一開始就將它推向高不可攀、深不可測、變幻無窮，若推到這，便就無從下手了。我們這幾十年的中醫教育，多少是犯了這個

毛病。所謂平實，我們可以先從煮一鍋飯、炒一道菜開始。比如多少算不算相對呢？算相對，那它就是陰陽。我們的水放多一些或放少一些就構成了陰陽的不同，這個不同就會帶來或乾或稀的飯的變化。炒菜放多一勺鹽或放少一勺鹽也是不同的陰陽，而由這個陰陽的不同，菜的味道可令我們美味多多，也可令我們難以入口。再進一步，位置上的變化，前後左右是不是陰陽？都是陰陽。所以，如果位置的前後左右不同，陰陽也就不同，那麼，產生出來的變化、作用、影響都會不同。針刺為什麼要審穴？就因為穴位不同，它的陰陽就不同，產生出的變化和影響就不一樣。黃帝內針與現今流行的諸多針法相較，在技法上它不行針，不追求針感，甚至完全不講迎隨撚轉補瀉，這恐怕是一個重大的、也是易於引起爭議的差異。然而，只要取穴得當，入針便有桴鼓之效。這便是因為位的不同已經有了陰陽的不同，已經具備了變化的條件。

參明了陰陽，一個位上的改變就連帶着陰陽的改變，而一旦牽涉到陰陽，它就不孤立了。它是天地之道，是萬物綱紀，足可以觸一發動萬機。為什麼有時候一根針扎對了，它會效顯神奇，它會出乎意料？一根針有那麼大的作用嗎？不！一根針很普通，但，一根針若觸及了陰陽，它就連帶出天地、萬物、變化、生殺，就連帶着一切的可能性。是這些可能性在作用我們，而非僅限於一根根普通的針。當然，如果沒能慮及陰陽，那麼，一根針也就僅限於一根針，它不過

刺破皮膚，刺入層層組織，引起小小損傷而已。因此，針道必要參究到這個層面，也只有在這個層面，才有治本的基礎。

陰陽雖是平實，但，步步皆有陰陽，如何於此平實而繁雜之中，領悟要旨呢？《素問·陰陽離合論》有一段簡約的說明：「陰陽者，數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數之可千，推之可萬，萬之大不可勝數，然其要一也。」這個一是什麼呢？就是三才，就是三焦，就是三陰三陽。陰陽縱有千變萬化，亦都不離其中。這需要我們在自己身上，在日用中，慢慢研習，漸漸地熟能生巧。

3. 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

(1) 五術與全科

中醫治病有許多的方法，但，千法萬法都不離陰陽，這是定則。所謂：謹熟陰陽，無與眾謀。不僅診法如此，治法亦如此。如《素問·異法方宜論》舉出了砭石、九針、毒藥、灸焫、導引按蹻這五種常用的治法，我們可以稱其為中醫的五術。術雖分五，但都是圍繞如何調攝陰陽而展開，離開了這個原則，也就不能稱之為中醫的術了。因此，不管行業內外，其實都可以用這個原則作為衡量標準。

所謂五術，即是中醫的全科。今天我們將全科定義為心肝肺腎，定義為內外婦兒，從中醫的角度看，這些不能謂之全科！一個稱職的中醫，不可能會看心臟的病而不會看其他